

看草薙不发一语，汤川说：“我把我的推论都告诉他了，包括真正做了什么，杀了谁。”

“你要吹嘘你的推论是你的自由。”

“我也告诉她了，我是说花冈靖子。”

汤川这句话，令石神的脸颊猛然抽动，但那立刻转为浅笑。

“那女的有略表悔悟吗？她有感谢我吗？枉费我替她除掉眼中钉，听说她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关她的事。”

他歪着嘴，故意扮演恶人的姿态，令草薙心头一阵激荡。他只能感叹，原来一个人竟能爱人爱到这种地步。

“你好像深信，只要你不说真话，就永远无法揭穿真相，但你恐怕有点错了。”汤川说，“三月十日，一名男子下落不明，那是完全无辜的人。只要查明此人的身份，找到他的家人，就可以做DNA鉴定。再和警方以为是富坚慎二的遗体一比对，遗体的真实身份就会水落石出。”

“我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什么。”石神露出笑容，“那个人好像没有家人吧？就算还有别的方法，要查明遗体身份也得花上庞大的人力和时间。到那时，我的官司早已结束。当然，无论法官做出什么判决我都不会上诉。只要一结案就盖棺论定了。富坚慎二命案就此了结。警方再也无法插手。难道说——”他看着草薙，“警方听了汤川的话，会改变态度？不过那样的话，就得先释放我。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凶手？但我明明是凶手，这份自白又要怎么处理？”

草薙垂着头。他说的没错，除非能证明他的自白内容是假的，否则不可能半路喊停，警方的作业系统就是这样。

“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你。”汤川说。

石神回看着他，仿佛在问什么事。